

0036 菩提道次第略論 20141014-a

主講法師：上良下因法師

2014 淨律學佛院

《菩提道次第略論》

諸位同學，阿彌陀佛！

首先請大家發起菩提心，為了利益一切如母般的有情而來聽聞此法，同時能夠如理如法地聽聞。

各位請翻到講義一百六十六面。

我們看第三行第四小段、**能有機會進入成辦自他二利之道，應生歡喜而入。**

就是說我們今天能夠入於大乘，我們要勇於承擔，而且要有歡喜心而來契入大乘，不要心生畏怯或者不喜。

故大乘乃自他一切善妙之源；是除一切衰損之藥；一切智士所行大道；見、聞、念、觸亦能長養一切眾生；

我們上次講到這個地方，就是說大乘是成就一切善妙之源，這個就生善來說，一切三乘的功德都來自於菩提心。而且我們前面有講到，要成就自利也好、成就利他也好，都來自於大乘。就是說即使你要成就自利的話，也是發大乘心的話，速度快。就像大海，它很大，所以下一樣的雨，它所能夠容納的雨水，那是遠遠超過了一個小小的湖泊。所以真正要成就自利的話，還是要從利他的大乘當中來成就的，所以是“一切善妙之源”。

破惡來說“是除一切衰損之藥”，這就是經典所說的“發菩提心，破諸魔障”。我們覺得我們有很多的煩惱、很多的障礙，有的人會覺得說“我煩惱很

多、障礙很多，我沒有資格發大乘心”。其實不是的，剛好相反：就是因為煩惱很重，所以我們才要發大乘心。因為你發大乘心，它雖然不是直接跟空性慧相應，但是你常常想著眾生比你還重要——就像天平的兩頭，一頭是無量無邊的眾生利益、一頭是個人的利益，我們去權衡一下：無量的眾生利益比我們重要多了。這個時候你就會去重視無量眾生的利益而忽略了個人利益的話，那一切的煩惱都來自於我執，你把個人利益放下，當然，一切我執雖然不是修空性慧，但是也隨順於無我，隨順於無我，當然沒有“我”，也就沒有煩惱、沒有業障。所以，發菩提心是滅除衰損之藥。

一切智士所行的大道——就第三個來說，所行的大道就是趣向無上菩提、趣向成佛的大道最快速的一條道路。我們上次有講，不是說我今天成阿羅漢，出了三界，再來發菩提心叫做快。其實不是，那個反而是慢。所以是一切有智慧的修行人所行的大道。

所以，乃至於“見、聞、念、觸亦能長養一切眾生”。就算你本身不是特別地去修，對於大乘佛法這個法門當中的眼見或者耳聞、或者心中憶念、或者接觸，就算你沒有正式地修，你見、聞、念、觸大乘法，也能夠長養一切的眾生、長養我們的善根。

第一個就法來說，第二個就人來說，對於大乘的修行人，你乃至能夠見、聞、念、觸，在他旁邊，你也能夠長養你的善根，就是大乘有它這種不可思議的威德力。

所以不是說“等到我學到什麼程度之後，我才能發大乘心”，不是的。一開始你就發大乘心，然後就像這個地方所說的，見、聞、念、觸也能夠長養善根。所以你就去讀誦大乘，不斷地讀誦、思惟大乘的佛法。剛開始的時候雖然

說心量、格局跟經典所描述的差距很大，但慢慢、慢慢地就能夠契入，因為大乘法就是有它不可思議的加持力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稱合我們的自性。因為我們自性本來就具足遍滿十法界的真如，所以這是相隨順。

我們上次講到這個地方，看下面：

由行利他兼成自利，無所缺少；具大善巧方便。

在大乘當中，它就是很殊勝的，你在利他的時候，事實上，對你來說不是損失，反而你在利他的這個心發起，然後在利他之行實踐的時候，反而能夠成就自己自利的功德，在“行利他，兼成自利”。

就像有個法師，他之前都是住茅棚，然後他說他跟我到大陸辦兩次齋戒會，在齋戒會當中他覺得他對眾生的付出當中、付出之後，他回到茅棚再用功，他覺得這種用功的心反而比以前更安定。他當初在去之前，他也考慮到底要不要去，因為去的話，總是舟車勞頓，種種的身動、心動，後來他最後決定還是要去。去了之後他覺得，經過這三次去弘揚佛法的時候，他覺得他回去茅棚之後，感覺那種修行的力量更加的強。這個有種種的因素、種種的原因，總之就是積集福德跟智慧資糧。所以在利他的時候，也能夠兼就的成就自利，而且“無所缺少”。

當然重點不在“動”跟“靜”，而是說重點在這個“動”的機會當中、因緣當中，可以幫助我們拓展我們的心量，我們想要利益眾生的心量的拓展。當你心量拓展的時候，再來用功的話，這個時候用功的力量就是不一樣，所以在利他的時候常常把眾生的利益抬得很高，然後把個人利益放得很低，這個時候你成就大的格局，你再用功的那個力量是不一樣的，所以“無所缺少”，所以這個是“具大善巧的方便”。所謂“大善巧”就是說在大乘法當中能夠迅速地

成就自他二利，所以是“大善巧”。

能入此者，應當思維：“稀哉！我今所得實為善得。”應盡士夫所有能力，趣此勝乘。

現在我們在北傳，大家都是在大乘佛法的國土當中，所以我們對大乘佛法多少都能夠見、聞、念、觸。所以我們能夠契入大乘佛法的話，我們應當思維：“稀哉”！非常稀有！今天我們所得大乘佛法的聞思，實為難得。縱然現在在大乘的修行上或許力量還很薄弱，但是你能夠在大乘法當中的聞思，乃至多少的修行，太難得了！前面所說的種種的很多的功德，所以應當“盡士夫”，這個“士夫”指的是我們修行人，應盡士夫所有的能力，“趣此勝乘”，趣向這殊勝的“乘”，這個大乘的車乘。這是第四段。

前面所說的第一大段連接的是上下文。

接著講第二大段、[正說上士道](#)。

上士道這麼樣的殊勝，然後要怎麼樣能夠趣入呢？這個是相對（[第 165 頁 于上士道修心分二](#)）

于上士道次修心 分三：

我們直接看科判好了，前面的科判。

【表九】于上士道次修心

這個當中分為三大段：

己一、顯示入大乘門唯是發心。

這段的重點是說所謂大小乘的差別不在法門的差別。不是說我們今天學《楞嚴經》、學《法華經》就是大乘，不是的。而是在於發心——你用什麼樣的動機去學習，這是“己一”這一段。

那麼確認發心的重要性之後，

己二、如何發起此心之理。

透過七重因果、自他交換等等的善巧，然後讓我們生起菩提心的方法。

己三、於發心已學行之理。

發菩提心之後應當如何學菩薩道、行菩薩道。“己二”是發起願菩提心，“己三”這一科是修行菩提心。有兩種菩提心：一個願，一個行。

我們再回到講義正文：

（己一、）顯示入大乘門唯是發心

分為八段：

第一段、大乘分為顯密二乘，入彼之門唯是發心。

若須趣入大乘，能入之門為何？勝者曾說“波羅蜜多乘”及“密乘”二種大乘，除此之外無有餘者；于此二乘任入何門，其入門者唯“菩提心”。

前面說大乘很多殊勝的功德，那我們怎麼趣入呢？趣入這個門檻是什麼呢？“勝者”，“勝者”就是佛陀。佛陀曾經說有兩種大乘的這種善巧，一個是顯教的“般若波羅蜜多大乘”、一個是密教的“密乘”的大乘這兩種，也就是顯密兩種大乘，除此之外無有其他的方法了。所以於此二乘當中，不管是從顯、從密，任入何門，那麼其入門者的關鍵是什麼呢？就是“菩提心”。不管你修顯教、修密教，你在修顯教、修密教，可以稱之為你在修大乘的話，關鍵就是你發菩提心來修。關鍵就像鑰匙一樣，要開這兩扇門的鑰匙就是“菩提心”。差別不在這個什麼門，而是你這個“菩提心”。

第二段、能否安立為大乘行者的關鍵，也唯有菩提心。

此于相續生起之時，縱未生起任何餘德，亦能立為大乘行者；

“相續”就是在我們心相續當中，當你生起一剎那的菩提心的時候、生起想要“為利有情願成佛”的菩提心的時候，縱然你這個時候只是發心，像我們各位剛開始發心，“縱未生起任何餘德”，剛開始出家我們只是發菩提心，或者隨順發起菩提心，剛開始我們還沒有任何的功德，戒定慧的功德，我們都還談不上，但是也能安立為大乘行者，他沒有功德也可以稱之為大乘修行人。就是說他這個念頭只要跟大乘相應，他就是大乘修行人。他沒有任何功德，但是他也算是大乘修行人。

所以大小乘的差別不在於說這個人出家很久，修得很好，這個都不是重點。重點就是說我們現在心的這一剎那，你是跟大乘是否相應。跟它相應，你就可以安立為大乘修行人，乃至這一剎那你的修行、你的念頭跟大乘相應，那麼你就可以稱之為大乘修行人，就可以成就種種大乘的功德

下一段：

若離此心，縱有通達空性等德，亦從大乘退失，墮入聲聞等地。

相反的，乃至一剎那，退失這個“為利有情願成佛”的菩提心，離開這個心，縱然過去的修行讓你成就了乃至“通達空性”等等的功德——戒定慧的功德，慧的功德，甚至你能夠“通達空性”，這個時候也是一樣“從大乘退失，墮入聲聞等地”。

所以，我們一再強調的不是說我們學習圓頓法門，這個就是大乘，其實不是的。因為主要是發心，就是說你瞭解圓頓法門，真如遍法界等等的道理，但事實上這個當中要有大乘菩提心力量的加持，才有辦法真正的跟這個法相應。

我們可以從很多的這種經論的立論來證明。你看天臺宗講的“十法成乘”，圓教修行十法成乘：第一個觀不思議境，就是觀察空性。這個空性不是

偏空，是這種圓教空的道理，觀不思議境，上根利智的人修這個就能夠契入。但是，大多數的人不是像慧能大師觀不思議境就能夠契入的，不行，所以第二個就是要發菩提心，發起圓頓的菩提心。知道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然後又能夠發起為利有情願成佛的心，發起圓頓的菩提心。發起圓頓菩提心的時候，使你的心量擴展，你心量擴展的時候，就像大海，大海才能夠容納百川，心量擴展才有辦法真正地容受這種大乘空性的法空的這個義理。

所以，也就是說要發菩提心才有辦法真正地攝受大乘的法。所以如果沒有發菩提心的時候，就是說縱然我們學習圓頓的法門，也沒有辦法真正地承受。為什麼？因為不是法器。所以“縱然通達空性”——當然這個通達空性只是頂多通達二乘的人無我而已——如果沒有大乘的菩提心，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，“十乘觀法”的例子，你如果沒有大乘的菩提心的話，也沒有辦法真正的通達法無我，因為不是法器。所以縱然能夠通達人無我的空性，也是從大乘退失而墮入聲聞等地，“等”就包括緣覺。

此為眾多大乘教典所說，並以正理亦能成立。是故，大乘行者是隨有無此心而成進退。

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。宗大師說這個說法不是他個人獨創的，是在很多大乘的教典裡面都有這樣的宣說，並且從教上來觀察，可以成立。第二個呢，“以正理”，從理上證明的推論當中也能夠成立。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，就是十乘觀法，那個就是從正理上來推論，所以你必須要有菩提心，才能夠真正成就大乘的修行人。所以大乘的修行人是隨著“有無此心”而生起的。所以我們的心就是說可能今天早上起來突然發起道心，早上是大乘；中午，大寮工作太累了，退失道心了，“算了，我還是關起門自己用功好了”，中午出坡完了變

得退位，退為二乘；晚上要做晚課，這個時候誦《彌陀經》，做晚課，菩提心又生起，這一剎那又跟大乘相應。所以凡夫眾生，在資糧位菩薩以前，凡夫的菩薩都是進進退退。

所以為什麼經典說：“魚子庵羅花，菩薩初發心，三事因中多，及其結果少”就是這個道理。剛開始還沒有入於資糧位之前，甚至資糧位還不夠，還沒有入於加行位之前，都還是進進退退。所以就像魚子（魚卵）、庵羅花，還有菩薩初發心，這三個都是一樣因中的時候很多，結果的時候很少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就是要保護我們的菩提心。怎麼保護呢？當然最好你旁邊就是一位大乘的修行人，你在他旁邊的話，自然而然會受到他的心量、格局的影響，感染。那就算沒有的話，至少退而求其次，就多讀誦大乘經典。多讀誦，讓這個力量慢慢地生起，乃至堅固、乃至不退。

看第三段、**單靠發心便能成為佛子，勝過聲聞、獨覺。**

這個發心功德就超過二乘的。還沒有成就這種大的功德的話，乃至發菩提心，他的功德就遠超二乘。這個經典裡面有說。

我們看這個文：

《入行論》雲：發起此心，當下即成佛子；

發菩提心，“當下”，即使是個凡夫，還沒有入於資糧位、加行位的菩薩，也可以有資格稱之為“佛子”。就是說，成為“佛子”，就是說你跟佛是同一個種姓。就像世俗人，他是個姓王的人，姓王的所生出的孩子他自然就姓王，就是姓王的人的孩子，因為他們是同一類、同一個傳承的。那我們也是一樣，如果說你這一剎那跟菩提心相應，比如說我們現在講大乘，我們這一念心，當下跟菩提心相應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稱之為“佛子”。菩薩都可以稱之為“佛

子”，從凡夫菩薩到等覺菩薩，都可以稱之為“佛子”。

不過，這個地方所謂“發起此心”，我們在這個地方可以稍微定義一下：有真正的證得，還有隨順的發起，這兩種的差別。什麼意思呢？真正證得菩提心，當然那是祖師大德的境界，那個量很高的。他什麼樣的量呢？就像前面講的，你要證得菩提心之前，這個基礎，你要先證得出離心，親證、證得出離心。怎麼證得出離心的量呢？就是前面講的，你時時刻刻感覺三界就像火宅、就像牢獄一樣，隨時隨地的就想脫離三界的心，這樣的人他不會起煩惱。因為什麼？因為任何外在的境界都動不了他。因為他的心根本不在外在境界，他內心就“如救頭燃”，趕快想出這個三界的心很強，外面的順境、逆境對他來說就像垃圾一樣，一點意義都沒有。那他不會起煩惱，他就一心一意地憶念出離一解脫道。這樣證得出離心，然後他再更進一步地升級，發起菩提心，然後乃至念念地跟“為利有情願成佛”，念念地跟利他相應（為了使眾生能夠成佛的利他的心相應），這個時候證得菩提心，那這個量是很高的。

就是說真正地要發起菩提心、證得菩提心，確實是不容易。但是呢，不容易並不妨礙我們可以發起隨順的菩提心。就是說，我們舉個例子，為什麼說可以隨順呢？就像我們後面會講奢摩他跟毗婆舍那——修止、修觀。修奢摩他跟修毗婆舍那，真正地證得奢摩他，至少是未到地定——欲界最高未到地定以上；然後證得毗婆舍那，是先證得奢摩他之後，再來修觀，能夠止觀雙運成就的話，才是證得毗婆舍那。真正地說這個人在修止觀，真正證得止觀的量是很高的，但也不妨礙說我們一開始發心修行就要修止觀。雖然我們沒有欲界定，或者僅有少許的欲界定，但是呢，我們還是一樣，還是可以稱之為“隨順於止，隨順於觀”。你慢慢隨順久了，當你證得奢摩他的時候，再證得毗婆舍那，那個時

候再修正觀就是真正地在修、真正地證得止觀了。

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是這個道理，菩提心也是這個道理。我們剛剛講要親證的那個量很高，我們有的人甚至一輩子可能都達不到；但是不妨礙說我們隨順的菩提心，它那個量雖然不是很深、很廣，但是它是同一類。

所以就像我們在看《無量壽經》裡面說三輩往生都是要發菩提心。有的人說怎麼可能？這個菩提心量那麼高，有的人一生造惡也能夠往生，那怎麼會有菩提心？一樣的道理，那是隨順的，並不是真正的證得菩提心的量。要講真正證得的話，那個量，我們剛剛講，那是很高的量。但是你只要有隨順的，在臨終的那一剎那有隨順的這個量的生起，雖然那個量還不構成“證得”，有隨順的量生起，那就構成了《無量壽經》所說的往生所發起這個菩提心的量，就夠了，至少那一剎那相隨順，那就夠了。所以“發起此心，當下就是佛子”。

所以我們也不要妄自菲薄，說我的業障很重，不要老想“我業障很重”，就想要我們發起這個心，當下就是入於大乘，就算隨順，也很好。

下一段：

《慈氏解脫經》亦雲：“善男子，譬如金剛寶石縱使破碎，猶勝一切勝妙金飾，亦不失其金剛寶石之名，一切貧苦亦能消除；

先看到幾個譬喻。佛陀招呼說“善男子，譬如金剛寶石”，當然金剛寶石譬喻的是菩提心。縱然“金剛寶石縱使破碎”，當然一顆大的鑽石價值是無價的，但是就算它破碎了，那麼破碎的那個金剛寶石的價值也是超過一般勝妙的金飾。就算破掉了之後，它也比其他的寶物還要珍貴。那破碎的金剛寶石的碎片也還是稱之為金剛寶石，讓一切貧苦都能夠消除。因為你有金剛寶石的話，拿去賣，可以換很多的錢，可以滅除我們的貧苦的這種苦惱。

看底下合法：

善男子，如是于一切智發起金剛寶石之心，縱離殷重修習，猶勝聲聞、獨覺一切功德金飾，亦不失其菩薩之名，一切輪回貧苦亦能消除。”

同樣的道理，“善男子，如是于一切智”，“一切智”就是指佛的“一切智”。各位看到“一切智”不要以為就是只有指的是二乘，有時候經典裡面所說的“一切智”，有時候指的是佛。如果對佛的“一切智”發起金剛寶石之心，也就是菩提心。對於“一切智”發起菩提心，意思也就是說，“一切智”是我們想要成就的目標，對這個偉大的目標，我們發起“為了利益有情，所以我要成就這個目標”的菩提心，這個就是叫“在一切智當中發起金剛寶石之心”。

當你發心，心發起來的話，縱然離開殷重的修習……我們剛才講菩提心有願菩提心，還有行菩提心。發菩提心的願之後，你要去實踐。實踐包括受菩薩戒，這是一種；包括行六波羅蜜；乃至一切攝眾生戒、攝善法戒、攝律儀戒……一切一切的三聚淨戒都去行持，這個行菩提心，這叫“殷重修習”。

就是你只是發心，你還沒有談上修行，或者就是說你只是發心，但卻沒有很殷重地修行的話，要真正能夠發起這種菩提心的話，那“猶勝聲聞、獨覺一切的功德金飾”。聲聞緣覺的功德就像其他的黃金等等的七寶飾物，雖然也是很珍貴，但是比起金剛鑽的碎片來說都還不如，更不用說金剛鑽了。

就是說我們乃至發心、乃至隨順發心都勝過聲聞緣覺的這些功德，這個時候“也不失菩薩名”。縱然說他這個時候沒有證量，戒定慧的功德或許還不是很殊勝，但是就可以稱之為菩薩，那麼一切輪回的貧苦也能消除。

為什麼呢？為什麼發起菩提心的人就能夠消除輪回當中的貧苦？所謂“輪回貧苦”就是指的輪回當中沒有福報、煩惱很重，然後在六道輪回當中不斷地

頭出頭沒，這是“貧苦”。為什麼你發菩提心就能夠消除這個呢？因為你發菩提心之後，就是說縱然你沒有殷重修習，但是你發菩提心的話，同樣拜一拜佛，依止菩提心來拜佛，為什麼我要拜八十八佛？“我今發心，不為自求人天福報、聲聞緣覺乃至權乘諸位菩薩，唯依最上乘（發菩提心），願與法界眾生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！”你在拜八十八佛之前，真正地隨文入觀，發起菩提心來拜，跟打板了、上殿了，不得不上來拜，頭昏腦漲的，什麼都不知道，這樣子這個拜，功德是完全不同。在這樣一個拜八十八佛當中，真正地可以為你積資懺淨，積集福德、智慧資糧、懺悔業障。所以這樣的拜八十八佛真正地能夠消除輪回的貧苦，對於你解脫輪回的貧苦來說，真的有很大的加持。

拜八十八佛是這個道理，還有今天為什麼要來護持大眾？因為為了菩提心，“為了菩提心的原因，我來護持大眾”。那麼這樣子的話，能夠對你構成很大的加持力，就是說你本身煩惱就淡薄很多，然後在輪回當中的貧苦也會因為你這樣的發心、這樣的行為而成就很大的加持力。所以這個是菩提心的功德。

此說縱未學菩薩行，然有此心便名菩薩。

就是還沒有行菩提心，但是發了願菩提心的話，那麼就可以稱之為菩薩了。這個是菩薩的發心。單單是發心就可以稱之為佛子，他的功德就勝過聲聞獨覺。

相信各位都聽過一個公案：有一個老師父帶個小沙彌走在路上，後來這個小沙彌走著走著，他突然發起菩提心。這個老師父本身是一個聲聞修行人，那這個老師父就叫小沙彌說：“你走在我前面。”“為什麼？”“因為你發菩提心，你是菩薩了，功德勝過二乘的人，你走前面。”後來，走著走著這個小師父就想著：“哎呦！菩薩修行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太辛苦了，我還是像我師父一樣做阿羅漢就好了。”他師父說：“那你走我後

面，你是徒弟，跟我一樣發二乘的心，那你又是我徒弟，那你應該走我後面呢。”

所以，就是說發心的功德就像金剛鑽，就算破碎了的碎片，還是超過黃金，發心的功德就是勝過聲聞獨覺。在很多大乘經典裡面都有提到這個發心的功德。就是說當你覺得你煩惱很重、你覺得你發不了心的時候，你多去讀誦這一些關於菩提心功德的經文來鼓勵自己，不要被境界所轉。多去憶念你這個菩提心的功德，不要去憶念你的煩惱境界，一大堆亂七八糟的，不要去憶念那個，你要去憶念菩提心的功德。比如說《華嚴經》裡面講菩提心的功德，你把這段文多讀誦，乃至能夠背下來。那這個時候你再憶念，在讀誦的時候，這個時候跟菩提心相應，這個時候當下就具足無量的功德了。

第四段、不能只以所學的法是大乘法為滿足，應使發心不流於文字。

是故，不以法是大乘法為滿足，而應以彼補特伽羅入大乘列為要。

不是因為你所學的法，我們在定義上稱之為大乘，就真的以為自己在修大乘而滿足了。比如說顯密兩種法，比如顯教的《大般若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，這是大乘法，法的本身是大乘法，確實沒有錯；那麼密宗，密法全部都是大乘法，不管生起次第的法、圓滿次第的法，全部都屬於大乘。不要認為“我在修這個法，修學這個法，我就真的是大乘”，就滿足了。因為要知道，法是大乘，但人吶，也要是大乘的法器，才能夠真正的跟這個法相應，能夠容納這個法。

所以重點應該迴光返照檢討什麼呢？“依彼補特伽羅入大乘列”，這個重點在我們有沒有真的發心來學修這個法，發菩提心來學這個法。那麼我們發起菩提心，我們這個補特伽羅，這個眾生，就可以入於大乘列。這個時候你再修學大乘法，那才是真正地可以稱之為“大乘行者”，這個重點在我們自己。

下一段：

又做大乘行者，全賴於菩提心，故若於此僅有理解，大乘行者亦與此同；

“大乘行者”的關鍵在於什麼呢？你有沒有菩提心。如果說對菩提心，“故若於此”，“此”的話，指的是菩提心。對菩提心僅是文字上的理解什麼叫菩提心，理論上我知道，就是我未來要利益有情、我要成佛的心叫菩提心。

那麼文字上理解跟真的發起菩提心的差別在哪裡呢？在覺受。親證有親證的覺受，親證菩提心有親證菩提心的覺受；隨順菩提心有隨順菩提心的覺受，但都是要有覺受。

有那種強大的覺受，這個就不只是文字上的理解。依我們後面所教導的七重因果、自他交換等等的方法，你真的生起覺受了。當然這個不是說你只是聽一次生起覺受，那不算的，不斷不斷地觀修、串習這個法，慢慢生起覺受，這個就不是只是文字的理解。如果只是文字的理解的話，“大乘行者亦與此同”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所謂的“大乘行者”也只是文字上稱之為“大乘行者”。“與此”的話，這個“此”就是說，與這個“僅有理解”這個“此”相同的，只是名義上他今天修了大乘法，名義上他是“大乘行者”，但事實上他不是的，他只是表面上稱之為“大乘行者”。

下一段：

此心若是具足德相，則大乘人亦成清淨，是故於此應當勵力。

“此心”，就是修行的這念心，要是“具足德相”。所謂“具足德相”，就是真的具足菩提心的功德。具足菩提心的功德的話，這個量生起，則“大乘人亦成清淨”，就是說他是一個真正的清淨的大乘人。如果我們今天，我們現在學院學的都是大乘法，我們可以稱之為大乘人；但是我們要是常常想的是自

我的利益或者自我的解脫，這樣的話，這樣的大乘人就稱為“不清淨”。這關鍵在菩提心，“是故于此”，於這個菩提心應當勵力，要努力。

第五段、單就能生佛果而言，菩提心如同種子。

《華嚴經》雲：“善男子，菩提心如一切佛法之種。”于此須獲定解，故應闡釋。

在《華嚴經》裡面它說菩提心就像一切佛法的種子，三乘當中的佛乘當中的種子。“於此”，“此”就是說菩提心是成佛的種子，於這個事情必須獲得“定解”。“定解”就是說你要獲得這種強而有力的勝解、不可動轉的勝解，因為這是一個大小乘修行人差別的關鍵就在這裡。那麼我們如果修大乘法，對菩提心的重要性沒有獲得定解的時候，那我們的修行談不上大乘，所以“故應闡釋”，所以底下應當要闡釋。

再看第六段、單就能生佛果而言，菩提心比空正見等更為重要。

就成佛來說，我們過去總會好像會認為說，“我今天不斷不斷地觀修圓頓法門，思維觀察圓教的法，我就能夠成佛”，其實不是的。當然圓教法門絕對是大乘，但是我們本身如果不是法器，就像我們只是一個小湖泊的水，一個小湖泊的水，它是不可能容納百川的，所以你在修學這個法的時候，配合我們講十乘觀法當中第二個——發菩提心，發起圓頓的菩提心，它這個是成佛的種子，它比你直接觀修空正見來說更加重要，因為它是一個佛種子。

看底下的理由：

水分、肥料、溫度及土壤等，若與稻種聚合，即成稻苗之因；與麥、豆等種子聚合，則成彼苗之因，是故彼等皆是共因。

水分，還有肥料、土壤，這些是外緣、助緣。這個助緣呢，如果跟稻的種

子合和在一起，也就是說稻種給它加上這些助緣的話，就會成就未來稻苗的因；然後呢，相對的，如果這些助緣——水分、肥料等等的助緣，跟麥子或豆子的種子聚合，則成為“彼苗”，“彼”就是麥或豆這個苗的因。所以“是故彼等皆是共因”，都是成就各別各別的果實的這個共因。

看下一段：

青稞種子任遇何緣，亦不能成稻等苗因，故是青稞苗之不共因；

這個地方談到“不共因”。“不共因”是它獨特的，“共因”是相通的。

我們現在看“不共因”。比如青稞的種子，遇到任何的緣，也不能夠長出稻苗出來，不可能的。所以青稞的種子是未來成就青稞這個植物的一個不共的因，不共於其他植物的因。稻子有稻子的種子的不共因，麥子有麥子的種子，這個都是各別各別的不共因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這是必然的，這個稱為“不共因”。

一切助緣，土壤、水分、空氣……這個稱之為“共因”，就是說不管你今天種什麼植物，都必須要有這些助緣，稱為“共因”。

所以，“不共因”就是它各別的屬於它個人的種子；“共因”就是一切的助緣。這個定義我們知道了。

下一段：

由此所攝水、肥等物，亦皆能成青稞苗因。

這個是水、肥等物就是青稞苗因，那這個對青稞苗是屬於共因。就種青稞這個事情來說，“不共因”是它的種子，“共因”就是這些水分、肥料等等的東西，這個是“共因”。所以佛陀說一切法因緣和合，一切法是假借因緣和合而成的，這個因就是“不共因”，助緣就是“共因”，這是舉“種青稞”這個

事情來做譬喻。

接著，底下看合法：

如是無上之菩提心，即是佛苗因中如同種子之不共因；證空性慧，如水、肥等，則是三種菩提之共因也。

這是個很重要的觀念。我們今天要成佛，要長出佛的這個苗，乃至要成佛的這個果實，要成就佛的果實的話，這當中的“不共因”，就是不共於其他的因，就是無上菩提心。發起大乘的無上菩提心，這是“不共因”。

然後“證空性慧”，當然這個“空性慧”應該就是說證得人無我，或者一部分、少分的法無我。證這種“空性慧”，就像水、肥料等等，是三種菩提——聲聞菩提、緣覺菩提、無上菩提，三種菩提的“共因”。

所以也就是說我們要導正一個觀念：你今天要成佛的重點，就我們剛開始，就是我們現在初發心來說的重點，不在於證“空性慧”，而在於你的菩提心。

就像你今天想種一個蘋果樹出來，那你剛開始的重點不是一直在灌溉，或給它肥料，或者給它很多陽光，剛開始重點不在這裡。剛開始的重點你要先確認什麼事呢？你要先確認你種下去的是蘋果的種子。你要種下去的是芭樂的種子，你怎麼灌溉，也是長出芭樂，不會是蘋果，所以，同樣道理，剛開始種子要先確認。

同樣的道理，你要成佛，剛開始的重點還不是在成就空性慧，因為這個是助緣，事後的灌溉。剛開始的重點你要先確認你種的是佛的種子，那麼也就是說剛開始你要先確認，你是發起無上菩提心而來修行的，因為這是成佛的“不共因”。所以我們不能一開始的時候，對於菩提心的這種教授置之不顧，然後就是趕快加強我個人禪定的力量、加強我個人對空性的瞭解。很多比較有道心

的人，他想急於成就，他會從這兩方面來下手，但事實上，那個只是助緣而已。

好，下課休息十分鐘。

聽打：真實

初校：惟謹 普靈

201712 法義研習小組校對稿